



三个火枪手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法]大仲马 著



四个大物平

Less Than a Revolution (1994)



三个火枪手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法]大仲马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个火枪手 /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郁丹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1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80228-812-6

I. 三… II. ①大…②郁…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092 号

责任编辑: 杨磊、殷秀峰
著 者: (法) 大仲马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6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812-6**
定 价: 28 元

出版说明

文学名著都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常读、多读这些人类的精品,就犹入兰室,久而其香自溢,养成浓郁的人文情怀。外国文学不仅是外国人心灵的历史,也是全世界人心灵的历史。外国文学名著展现了比宇宙更广阔、更深邃、更神秘的精神世界。博览外国群书,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你自己,发现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精神家园,抑或现实生活的种种。

纵观世界文学中文版百余年的翻译历史,由于时代因素和译者参差不齐的水平,我们一直期望有一套更加完整、更有水准的外国文学丛书面世。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社汇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和显著成就的文学翻译家,精心打造出这套世界文学译丛,与读者共分享。

本套丛书在汲取以往外国文学编译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首先,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外文底蕴,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积累,在翻译过程中不但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外国文学的固有特色,而且从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润色,将原著的风格和文笔的优美性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其次,每部译著都经过了编者的精编精释,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使读者能够深入而迅速地进行阅读。再者,本次图书采用上等的纸质,加上精心的设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享受,同时又适用于收藏。诚挚地希望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在带您徜徉文学大师田园的同时也让您受益一生。

目 录

一 老达达尼安给儿子的三件礼物	1
二 德·特雷维尔先生的候见室	11
三 晤见	18
四 阿多斯的肩膀、波尔多斯的肩带和阿拉密斯的手帕	25
五 国王的火枪手和红衣主教的卫士	31
六 路易十三国王陛下	39
七 火枪手的家务事	51
八 一次宫廷密谋	57
九 达达尼安大显身手	63
十 17 世纪的捕鼠器	68
十一 情况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75
十二 白金汉公爵乔治·威利尔丝	86
十三 班那希尔先生	92
十四 在莫艾的那个人	97
十五 司法人员和军人们	103
十六 掌玺大臣赛诺尔又犯了老毛病	108
十七 班那希尔夫妇	114
十八 情人与丈夫	121
十九 战斗准备	126
二十 征途	131
二十一 温特勋爵夫人	137
二十二 美尔来松舞	143
二十三 准备赴约	146
二十四 小楼	152
二十五 波尔多斯	157
二十六 阿拉密斯的论文	168

二十七	阿多斯的妻子	178
二十八	归途	188
二十九	猎取装备	196
三十	米拉迪	201
三十一	英国人和法国人	205
三十二	诉讼代理人的一餐午饭	209
三十三	侍女和女主人	214
三十四	阿拉密斯和波尔多斯的装备	220
三十五	黑夜里的猫全是灰色的	224
三十六	复仇梦	229
三十七	米拉迪的秘密	233
三十八	阿多斯如何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他的装备	237
三十九	幻象	243
四十	一个可怕的幻象	248
四十一	围攻罗塞尔之战	252
四十二	昂若葡萄酒	259
四十三	红鸽舍客栈	263
四十四	火炉烟筒的妙用	267
四十五	夫妻之战	272
四十六	甚日尔韦棱堡	275
四十七	火枪手的聚会	279
四十八	家事	289
四十九	厄运	297
五十	叔嫂对话	301
五十一	长官	305
五十二	囚禁的第一天	311
五十三	囚禁的第二天	314
五十四	囚禁的第三天	319
五十五	囚禁的第四天	323
五十六	囚禁的第五天	328
五十七	一种古典悲剧的手法	336
五十八	潜逃	340
五十九	1628年8月23日朴茨茅斯发生的事	345

六十	在法国	350
六十一	贝蒂纳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	353
六十二	两种恶魔	361
六十三	一滴水	365
六十四	身披红披风的男人	373
六十五	审判	376
六十六	处决	380
结 局	383
尾 声	388

一 老达达尼安给儿子的三件礼物

《玫瑰的故事》^①下卷的作者朗·德·莫艾的家乡小镇莫艾在1625年进入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整个陷入骚动之中，像是胡格诺派^②新教徒又挑起了一次罗塞尔战役。1554年，胡格诺派在此闹独立，1573年后成为亨利三世的爱如公爵率军镇压，热闹一时。

男人们急忙披上铠甲，抄起火枪和长矛，壮着胆子直奔弗朗斯·莫尼埃客店。妇女们舍下哭闹的孩子奔向大街，所有人都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人越聚越多，客店前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叫嚷着，嘈杂无比。

那是一个终日动荡不安的年代，全国接二连三地发生令人惶恐的骚乱，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城镇，差不多每一天都有。

领主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国王与红衣主教势不两立，西班牙与法兰西国王水火不容……这已经够百姓受了，而除这些明的、暗的、公开的、秘密的争斗以外，百姓终日还得应付时不时的来自强盗、乞丐、胡格诺派新教徒、伪善的恶人及流氓恶棍的攻击。不得已，居民们必须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对付他们，有时则要对付国王，他们倒从来未与红衣主教及西班牙国王过不去。

居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训练有素的习惯。这一天，一听到有喧哗声，并未留意信号旗的颜色，没有看它是红色的还是黄色的，也未留意是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公爵部下的号衣，便径直向弗朗斯·莫尼埃客店这边奔了过来。

骚动的原因很快被弄清楚了。

因为出现在这里的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乍看上去像18岁的堂·吉诃德，只是没有堂·吉诃德那样的盔甲，他穿了一件褪了色的羊毛马甲，那褪去的颜色既像酿酒剩下的葡萄渣，又像天空那种蔚蓝。他脸上的颧骨很高，长长的，肤色呈现棕褐色，颌部丰满而突出，透着一股精明劲儿。即使他不戴上贾司克尼省那种特有的扁方便帽，人们也能看出他的籍贯。当时他戴着一顶软帽，上面还插了一根羽毛，他生有一双睿智的大眼睛，一个漂亮的鹰钩鼻子。他比成年人矮些，比一般的孩子的个子高些。

他那柄长剑走起路来总碰他的两条小腿，骑在马上总磨他座骑那竖起来的长毛，这两样东西证明他不是个过路的庄稼人的孩子。

这位年轻人有一匹巴雅恩^③矮马，这匹马十分引人注目，皮毛呈现黄色，尾巴没有毛，光秃秃的，腿上生有坏疽。它跑起来总是低着头，甚至于会低到大腿以下。这样就无须用缰绳去控制它了。它每小时可以跑上八里^④路哩，只是让人可惜的是这匹马的不起眼的毛皮和其怪异的步态，掩盖掉了它的优势。这样，在那每个人都

① 《玫瑰的故事》：13世纪法国的一部寓言诗，上下两卷。

② 胡格诺派：16~18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教徒的称呼。

③ 巴雅恩：现法国比利牛斯省之大部。当时隶属于贾司克尼。

④ 八里：这里指的是古代法里，当时1法里相当于4公里。

The Translation of word Literature

自认为是一名相马师的年代,十五分钟之前,当这匹矮马越过包让希门出现在莫艾镇的时候,它立刻引起了轰动。由于这匹难看的马,坐在马上的人便自然而然地不被人看重了。

年轻人被认识的人称作达达尼安——这是骑着另一匹洛西南特^①的堂·吉诃德。

这样的一匹马带来的那种滑稽可笑,我们这位年轻人已经感觉到了,他觉得有些难堪。尽管他是绝好的骑手,但这并不能避免。

这匹马最多值20利弗^②。当他父亲老达达尼安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时候,他是一边无奈的叹息,一边接受下来的。他知道,这与父亲临别时嘱咐他的那些话的价值简直是无法相比的。

老达达尼安是贾司克尼省的一位绅士,他讲话总是用纯粹的巴雅恩方言——这是法国老国王亨利四世用过的巴雅恩土语。当时,老达达尼安就是用这种方言说给儿子听的。

“儿子,这四匹马是在你父亲家中出生长大的,它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现在它十三岁了,你要疼爱它。还有,你要让它平平安安地享其终年,永远也不要卖掉它。要是你骑它上战场,你要像关照一个老佣人一样好生关照它;要是你有可能为朝廷做事——这种荣光本是我们古老的贵族家庭应该得到的,你应该保持绅士家族的名誉,这种名誉是五百年来列祖列宗代代传下来的,你要捍卫它,不许任何一个人冒犯它。为了你自己,为了你周围的人,你要这样做。你周围的人,指的是亲戚和朋友。”

老达达尼安接着说:“你要支持红衣主教和国王。你要记住,你虽然是一个世家子弟,但如要获得荣誉,凭的全是自身的勇气,勇往直前,才得成功。不论是谁,只要他有一丝一毫的怯懦,他就会在幸运来临之时失去它。儿子,你还年轻,你之所以必须要勇敢,一是由于你是一个贾司克尼人,二是由于你是我的儿子。不要怕惹是生非,要不怕冒险。我教了你如何使用剑,你应当随时随地地找人较量,就凭你有两条钢铁铸成的腿,有一双钢锤般的手臂。如今不许决斗了,但可以打架,你要有双倍的勇气去与别人较量。儿子,现在,我要给你的没有别的,只有15埃居^③,我的一匹马,还有嘱咐你的这些话。你的母亲会送你从一位波希尼亚人那里得到的配制药膏的一种方子。它有神奇的疗效,只要尚未伤及心脏,任何伤处,涂上它立即愈合。这些会使你永得其利。你要活得幸福、潇洒、长命百岁。我还有一句话——给你提出一个榜样。我只在宗教战争中当过兵——义勇军,从未在朝中做过事,所以这个榜样不是我。我所说的榜样是与我们做过邻居的德·特雷维尔先生,他小的时候有幸与国王路易十三一起玩要过。有时,两个人玩儿着玩儿着真的就打了起来,而多数情况下国王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国王挨了揍,却给了他深深的敬意和友情。长大以后,德·特雷维尔先生总喜欢与别人打架。第一次到巴黎,他

① 洛西南特:《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坐骑的名字。

② 利弗:法国使用法郎前通行的货币,最初,1利弗相当于1古斤白银的价值。

③ 埃居:法国古币,种类很多,价值不一。本书故事中1埃居约合3利弗。

打了5次。自老国王过世,到当今的国王成年,不算战争和攻城,他又打了7次。从国王亲政到现今,他也许打了上百次了。如今,他还是火枪队的队长,是国王十分器重的一支禁卫军的队长。大家都知道,红衣主教是无所畏惧的。我听人说,红衣主教不怕别人,就是怕他这位众勇士的首领。他每年的收入是一万埃居,他现在是一位了不起的爵爷了,但是他刚出去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样。这里有一封信,你拿着去见他。你要像他那样去做,要把他作为你的榜样。”

老达达尼安嘱咐完毕,然后轻轻地吻过儿子的脸,再次祝福儿子。现在儿子要去见他的母亲。

母亲正拿着那个父亲提到的神奇药方等着儿子,这种药方在往后的日子里将使他永得其利。

母子之间的离别之言与刚才父子之间的对话相比就要长得多,也温馨得多了。这样说并不是老达达尼安不爱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他惟一的继承人,而是由于他是一个男子汉。他想方设法控制自己的伤感之情,可达达尼安夫人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位母亲,她哭个不停,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位年轻的达达尼安先生的表现则完全也能称得上男子汉,他表现得沉稳而坚强,火枪手的荣誉感已经起作用了。可是,即便如此,最后达达尼安还是哭了,只不过,有差不多一半的眼泪被他吞入了肚中。

当天,达达尼安拿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一匹马、十五个埃居、写给德·特雷维尔先生的一封信,加上老达达尼安对儿子千嘱咐万叮咛的那些金玉良言——启了程。

带着这些礼物出了家门,我们很容易把这位年轻人与塞万提斯小说中那位主人公联想到一起。前文中,我曾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对我们的主人公进行过描述,以堂·吉珂德与我们的这位年轻人做过比较。堂·吉珂德曾将羊群看成军队,把风车当成巨人;我们这位年轻人则把路人的笑脸当成侮辱,将顾盼看成挑衅。就这样,他从塔布走到莫艾,一路之上,拳头已经由于紧握而疼痛难忍了,他还未曾对人动手;他还未曾拔剑出鞘,剑柄由于一天握上十次差不多已被磨光。如果说人们看了那匹小黄马发笑后很快便收起了笑容,那是由于他们看到了马背之上的那把长剑不时发出声响。还有,再往上看,人们会发现那双凶猛不可一视的眼睛。就是说,人们一见马背之上的那把长剑,一见那凶神恶煞的眼光,就使自己的欢笑受到了控制,就像戴上了一副古老的面具,只被看到一张张半笑不笑的脸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位达达尼安先生的尊严,在到达莫艾小镇之前还未曾受到什么侵犯,他的感情还没有伤害。

可到了莫艾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

进入小镇之后,达达尼安在弗朗斯·莫尼埃客店门前下了马。老板没有走上前来向他打招呼,马夫也没有跑过来给他牵马,把马安排到马厩,更没有伙计领他进入客房。可是他脑袋里想像的情况是完全和现状相反的,他在一楼的一个窗口内看到有一个男人正在与另外两个人谈着什么。谈话者面容严肃,身体健壮,一副贵族派头儿,神气十足地讲着,另外两个人则毕恭毕敬地听着。这挑动了我们的主人公一路上都没得到释放的敏感的神经,他断定那几个人在谈论着他。

The Translation of word Literature

他仔细地听了一下，他猜对了一半，那几个人谈论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马。那贵族模样的人讽刺着达达尼安坐骑的种种丑相，另外两个人一边听着，一边放声大笑。

既然一丝的微笑就足以激起我们这位年轻人的满腔怒火，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想象即将发生什么事了。这放肆的嘲笑会在达达尼安内心引起怎样的情绪，一目了然。

达达尼安隔着窗户慢慢看去，很想好生瞧瞧那位嘲笑他，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贵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人的年龄在40~45岁之间，有一对黑色的眼睛，目光锐利，脸色苍白，鼻子突出，小胡子修剪得十分整齐。那人穿了一件紫色击剑短衣，衣袖向外翻起，一件紫色的紧膝短裤，上面有做结用的紫色带子，从上到下，没有任何饰物。击剑短衣和紧膝短裤皱皱巴巴的，像是已在旅行箱底被压了多日，实际上都全是新的。

达达尼安以一种观察家的目光将所有这一切统统收入眼底。毫不夸张地说，出于一种本能，达达尼安感觉到，眼前这位陌生人和他未来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达达尼安端详那位身穿紫色短衣的绅士时，后者仍在就院中那匹巴雅恩马高谈阔论，另外那两个人依然在边听边笑。那人说着，自己并不笑，说得神采飞扬。

对于自己是否受到了侮辱，达达尼安这次确定无疑。这样，他把头上那顶软帽往下拉了拉直至在眉头之上，然后，模仿在家乡贾司克尼看到过的过路的贵族老爷在行动中摆出的那种架势，一只手紧按剑柄，另一只手撑在腰间，向贵族走去。

让人觉得失望的是，他越往前走怒气越盛，情绪失控。于是，口中道出的，已不是作为挑战用的那些显示尊严和傲慢的词语，而是几句粗鲁的攻击性语言：

“先生——躲在窗子里的那位先生，我现在在问您，对，就是您，请您立刻告诉我，您在笑什么？告诉我！”

那位贵族绅士把目光缓缓地马的身上移到我们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他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弄清楚，眼前这位怪异青年的责问是冲着他的。开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等他确认无疑时，他微微皱了皱眉，然后道：

“先生，我并没有跟您讲话！”

这话说得傲慢轻蔑但又礼貌大方。

可以肯定，我们年轻人被激怒了，他道：

“可我却是在与您讲话！”

绅士听后又微笑着瞧了我们的年轻人一眼。过后，他离开了窗口。

他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大步走到了离达达尼安两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站到了马的对面。

他态度镇定的表情带有嘲讽，看到这一切使得当时仍站在窗子里面的另外两个人乐得更欢了。

年轻人见那人走出房来，达达尼安拔剑出鞘——剑足足露出一尺多长。

那陌生人朝着留在屋内的另外那两个人讲：“这匹马儿确是——或者说它的马驹时代，确是一朵毛茛花。”他完全忽视我们的年轻人的愤怒。“这种毛色在植物学

中可能常常被人提到；可作为马匹，有这种毛色就难得一见了。”

“嘲笑马匹者未必敢于嘲笑它的主人！”达达尼安的腔调是模仿他心目中的特雷维尔的腔调。

“我并不是经常嘲笑别人的，先生，”陌生人又说话了，“这您从别人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但如果我想笑，不管什么人都休想剥夺我笑的权力！”

“那别人呢，”达达尼安叫着，“从来不希望别人在我不想叫他笑的时候笑！”

“是这样，这也确实显得合情合理。”陌生人更加显得镇定了。

有一匹马在院子里已经备上了鞍。

陌生人想要离开，达达尼安岂能这么轻易的放过？

他完全将剑拔出，赶了过去，并大叫着：

“嘲笑人的先生，请您转过身来，免得说我从背后下手！”

“下手刺我？”陌生人吃惊地转过身来，然后轻蔑地瞪着眼前的年轻人，“您说是要刺我，对吗？嘿，好小子，你是不是发疯了？”

接着，他用低沉的像是自言自语的声音和语调道：

“正巧！国王正愁着火枪队无人补充，这个胆大包天的宝贝儿倒蛮合适。”

话音刚落，达达尼安的剑就刺了过来。

陌生人躲得很快，他意识到，眼前的事并不是在开玩笑。于是，他抽剑出鞘，先彬彬有礼地施礼，然后就摆出了应战的架势。

同时，那两个人在客店老板的伴随下手中拿着棍子、铲子、钳子之类赶了出来。

达达尼安被包围了，他须应付来自四面八方雨点般的攻击。

那陌生人看也不看就把长剑插入鞘中，准确无误，然后站在一旁，看着这边的打斗。

过了片刻，那陌生人以从容态度道：

“该死的贾司克尼佬儿！把他扔在那匹小黄马儿上，快些让他滚蛋！”

“懦夫！”达达尼安一边叫着，一边奋力抵抗，毫无退却的想法，“该死的懦夫，我是不会走的，除非你死在我的剑下。”

“还在吹牛！”那陌生人低声道，“贾司克尼人的臭脾气永远难改！这是些不可救药的家伙！那好吧，既然他想继续表演，那就让他跳下去——等他累了再说。”

那陌生人并不晓得自己面对着的这个青年是如此一个不要命的、绝不会求饶的人。

战斗仍在继续。

达达尼安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他的剑折断了，血流了一身，因为头上挨了一棍子，身子摇晃着，眼看就要昏倒了，这只是几秒钟的事。

小镇的居民从四面八方拥来，弄清楚了这里发生了的事。

客店老板见来了这么多的人，为了减少麻烦就和店中的几个伙计七手八脚把达达尼安抬进了厨房，把他的伤口处理了一下。

那位贵族重新走到了原来的窗口，不耐烦地看着人群。人群没有散去，他大为不满。

“那个疯子怎样啦？”

The Translation of word Literature

老板要进来向他问安,刚刚进入房门。

“阁下没事儿吧?”老板还是先问了一句。

“没事,老板,那小子怎样啦?”

“刚才他昏了过去,现在没事儿了。”

“是吗?”

“他昏过去之前,他还不住地叫嚷着找您,喊着粗鲁的话。”

陌生人听完道:

“真是一个魔鬼。”

店老板不以为然,道:

“阁下,那倒不是,在他晕倒时我看了他的行囊。那里边有一件干净的衬衣,钱袋之内装有十二个埃居。晕过去之前他还说什么这事儿是发生在这儿,要是发生在巴黎,那就让您后悔一辈子了——即使发生在这儿,也只是让您晚一些后悔而已。”

陌生人听罢冷冷一笑,道:

“这么说来,他是乔装的王孙公子啦。”

店主人见那“阁下”如此说便道:

“大人,我只是想提醒您留点神。”

“他提没提到什么人?”

“提到过的。他拍着自己的行囊说,我倒想知道德·特雷维尔先生晓得他的被保护人受到如此的侮辱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德·特雷维尔先生?”陌生人警觉起来,“他拍着行囊喊了德·特雷维尔先生?”

没等店老板说什么,陌生人又问:

“老板,那行囊之中还有什么?我想在那年轻人昏过去之后,您是肯定查看了他的行囊的。”

“还有一封信写给德·特雷维尔先生的信。”

“真的?”

“是的。”

店老板丝毫也没有觉察到那位“阁下”听了他的话后脸上的表情与神态的变化——那位“阁下”原来是把一只胳膊斜靠在窗台上的,现在胳膊拿了下来,他人也离开了窗子,他皱起了额头,这些动作表明他的内心已经不再平静了。

“见鬼!”他自言自语起来,“德·特雷维尔先生会派这样一个小毛孩子找我的麻烦?可话再说回来,刺出一剑就是一剑——那剑并不在乎使用它的人的年龄大小!再说,一个毛孩子,倒也容易叫人难以防备。有的时候,一块小小的石子儿足可绊人一个大跟头。”

这陌生人陷入了深思。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对老板说:

“老板,您听着:您能不能设法帮我甩掉这个小疯子?说句良心话,可……”

他停顿一会儿,他又以一种带有威胁的口吻道:

“他真是碍事的家伙！现在他在哪儿？”

“人们正在给他包扎，在楼上我老婆的房里。”

“他那行李现在在哪里？他是否脱掉了击剑服？”

“全在厨房里。既然他这么碍手碍脚，那……”

“他在您的客店里大吵大嚷，但凡正派人哪个能受得了！老板，结账，并通知我的属下。”

“阁下现在就要离开？”

“是这样——刚才我就请您准备好了我的马。听您这口气，难道有人不想听我的吩咐？”

“哪儿的话！马已经备好，就在门口，随时您都可以出发。”

“那就好——去照我的吩咐做吧！”

“怪事，难道他会怕那小子？”老板心中想。

他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退出去了。

“绝不能让这个怪小子看到米拉迪^①。”那陌生人还在自言自语，“她一会就要到了——已经比预定的时间迟了些。我现在就上马去迎她——要是知道给德·特雷维尔先生的那封信上写了些什么就好了。”

他朝厨房走去。

店老板到了他妻子的房间，他断定，那受伤的年轻人绝不一般。

这时，达达尼安已经醒来。老板对他说，他可能要有麻烦——因为他惹了一位爵爷（在老板眼里，那陌生人至少是一位爵爷），或许警察会来找他。他劝年轻人不管现在身体能不能扛得住，立马离开为好。

达达尼安身上没有了击剑服，头上缠着纱布，满脑子里迷迷糊糊，神志尚未完全清醒。他站起身来，老板扶着他向楼下走。快到厨房时，他一下子瞧见了那个陌生的敌人。那人正站在一辆套有两匹诺曼底骏马的漂亮四轮马车前，一位从车内探出头来的20岁左右的女人和他平和地谈着什么。

达达尼安能一眼看清楚一个人的相貌特征，这是一种本领。现在，他一眼就看见车内的女人楚楚动人，漂亮无比：她皮肤稍显苍白，卷曲的金发披在肩上，嘴唇粉红，双手雪白，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有一副感伤的神情。

他可从未瞧见过如此美貌的年轻女子，那女人令他顿时怦然心动。

那女人显得激动异常。

“红衣主教阁下命令我……”达达尼安听清楚了那漂亮女人的半句话。

“……立刻去英国，如果打听到公爵离开了伦敦，就立即向红衣主教阁下报告……”这是那陌生人的声音。

“还有别的吩咐吗？”那女人在问。

“全都在这盒子里面——过了拉芒什海峡^②您才可以打开它。”

^① 米拉迪：由英文 My lady（我的夫人，我的太太）组成的变体字。原注：“米拉迪后面当有一个姓，但原手书本中却并没有加上。在此，我们最好也不做出什么改动。”

^② 拉芒什海峡：即英吉利海峡。

The Translation of word Literature

“遵命。您呢？”

“我就回巴黎。”

“是要留下收拾那个无礼的毛小子吧？”

达达尼安不等那陌生人张嘴就冲了出来。

“等着被收拾的是您！”他大喊着，扑向那陌生人，“现在，您就休想像上次那样，从我手中逃脱掉！”

“从你手中逃脱掉？”

“不错！这次，当着一位女人的面，谅您也不敢再逃走了！”

“别忘了，”米拉迪见自己的人要将手伸向剑柄，便发话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就会破坏全局。”

“您说的对，”那陌生人道，“那您走您的，我也立刻上路。”

他向米拉迪那边鞠了一躬，便飞身上马。

那辆四轮马车向着相反的方向飞驰而去。

“账呢？”

老板见住店人没有结账就准备离开了，所以用了一种鄙夷的口吻。

那陌生人转过头来冲着一个小下属吼道：

“你去付账，笨蛋！”

他吼完，朝马狠狠地抽了几鞭子。

那个下属向老板脚下扔了几枚银币，便快马加鞭，去追自己的主人。

“懦夫！什么贵族，冒牌货一个！”

达达尼安一边叫着，一边追着。

由于受了伤，便禁不起这样的激动了。他感到全身发软，耳朵里嗡嗡直响。接着，他觉得一阵头晕，眼前冒起了金星，便一头栽倒在大街上，嘴里还在念着：

“懦夫！懦夫！懦夫！”

“千真万确。”店老板走过来想以奉承来安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

“千真万确，”达达尼安喃喃道，“可她，她多美呀！”

“哪个？哪个她？”老板被弄得莫名其妙。

“那位夫人……”达达尼安支吾着昏了过去。

“哼，都一样！”老板知道年轻人听不到了，便道，“那个走了留下这个，这位还要在此呆上几天，留下那十一个埃居。”

我们前面讲过，达达尼安还剩下十一个埃居^①。

老板心中盘算着，一天一个埃居，一住十一天，正好是十一个埃居。

达达尼安第二天早上的五点钟就起了床。他下楼走进厨房，要了一些东西：一些配药膏用的药剂——我们无法知晓都是些什么，因为明细单子没有流传后世——一些葡萄酒，一些橄榄油，一些迷迭香。他照母亲给他的药方配成了一剂药膏，然后在伤处涂了个遍，之后自己换上了纱布，他不想找什么医生。这种波希尼亚香膏果然神奇，当天晚上达达尼安就可以自由行动了，看上去，伤口次日就可

^① 原文如此。前文讲达达尼安有十二个埃居。

痊愈。

次日醒来,他自觉身子差不多全好了,于是,来找老板结账。

他什么都没吃,因此,伙食分文未花,只是那些葡萄酒、橄榄油、迷迭香等药剂需要付钱,还有他马的草料。别看那匹马不起眼儿,可它的食量竟比一般的马匹大上三倍还不止。达达尼安听罢伸手去摸他的钱袋,这才发现,他带的那封信不见了。达达尼安耐着性子找那封信,把口袋里里外外翻了有20遍,但信件仍不见踪影。

他又火了。

他无法忍耐,声言找不到书信,要将店中的坛坛罐罐砸个稀巴烂。他差一点儿又得配一剂药膏来涂新的伤口了,因为店老板立即抄起一把长矛,老板娘抓起一把扫帚,伙计们则握紧了那天被人用过的木棒。

“我的推荐信!快找出来还我。要不,我要像撕雪鸡那样把你们撕个粉碎!”达达尼安大叫大嚷。

他的剑在前天的格斗中已被折断,他肯定无法兑现自己的这一诺言了,但这一层他全然忘记了。于是,他怒气冲天拔出了只剩下半截的剑,充其量它也只有十寸长了。要知道,这一半还是店老板细心地给他插入剑鞘的,而剑的另外半截,厨房的师傅准备日后做成一把剔猪肉用的铁钎。

老板失望的表情还不足以使眼前这位年轻人消下气来——好在老板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放下手中的长矛,然后问:

“对呀,信上哪儿去了呢?”

“对呀,信上哪儿去了呢?”达达尼安也嚷了起来,“我可告诉您,这信是给德·特雷维尔先生的,必须找到它。如若不能及时找到,德·特雷维尔先生本人必然自来查个水落石出。你们明白没有!”

这次老板真的害了怕。在国内军人当中,在百姓当中,德·特雷维尔先生这个名字除去国王和红衣大主教叫得响了。当然,还有约塞伏神父。不过,他几乎是恐怖的代名词,人们只能悄悄地提起他。老板立刻命令妻子和伙计们放下家伙儿,去找那封信。“那信里装着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自然是,全部家当都在那里边了。”达达尼安是指望用那封信为自己的前程开路的,听老板这样问他,气又来了。

“是西班牙息票吗?”老板迷惑不解。

“国王陛下私人金库的息票!”达达尼安回答道。

“真是见鬼了。”老板真的是绝望了。

“丢了钱倒没什么。”贾克尼人的民族自豪感又出现在达达尼安的身上,“钱并不重要,但那封信却价值连城。我宁可舍去1000个皮斯托尔^①,也不能丢了那封信!”

此时此刻,不要说是1000皮斯托尔,就是说20000皮斯托尔,也不会有人出来

① 皮斯托尔:法国古币,1皮斯托尔相当于10个利弗。